

之 煥 倪

著 鈞 紹 葉



海 上

店 書 明 開

民國十九年八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一年七月四版發行

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倪煥之”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著者 葉紹鈞

發行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照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開明書店分店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東路
漢口鼓樓北街
漢陽中山路

關於「倪煥之」

聖陶以從教育雜誌上拆訂的倪煥之見示，叫我爲之校讀并寫些甚麼在上面。

聖陶的小說，我所讀過的原不甚多，但至少三分之一是過目了的。記得大部分是短篇，題材最多的是關於兒童及家庭的瑣事。這次卻居然以如此的廣大的事象爲題材寫如此的長篇了。在作者的文藝生活上，倪煥之實是劃一時代的東西。

題材的瑣屑與廣大，在純粹的藝術的見地看來，原是不成問題的事，藝術的生命不在題材的大小上而在表現的確度上。文藝徹頭徹尾是表現的事。最要緊的是時代與空氣的表現。經過五四五卅一直到這次的革命，這十數年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時代，我們游泳於這大時代的空氣之中，甜酸苦辣，雖因人因時不同，而且也許和實際的甜酸苦

辣的味覺一樣是說不明白的東西，一種特別的情味，是受到了的，誰也無法避免這命定地時代空氣的口味。照理在文藝作品上隨處都能嘗得出這情味來，文藝作品至少也要如此才覺得親切有味。可是合乎這資格的文藝創作，卻不多見。所見到的只是千篇一律的戀愛談，或宣傳品式的純概念的革命論而已。在這樣的國內文藝界裏，突然見了全力描寫時代的倪煥之，真是使人眼光爲之一新。故倪煥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藝生活上是劃一時代的東西，在國內的文壇上也可說是可以劃一時代的東西。

倪煥之中所描寫的，是五四前後到最近革命十餘年間中流社會知識階級思想行動變遷的巡路，其中重要的有革命的倪煥之王樂山，有士豪劣紳的蔣士鑣，有不管閒事的金樹伯，有怯弱的空想家蔣冰如，女性則有小姐太太式的金佩璋與嶄新的密司殷。作者叫這許多人來在舞臺上扮演十餘年來的世態人情，復於其旁放射各時期特有的彩光，於其背後懸上各時期特有的背景，於是十餘年來中國的教育界的狀況，鄉村都會的情形，家庭的風波，革命前後的動搖，遂如實在紙上現出，一切都逼真，一切都活躍有生氣。

使我們讀了但覺得其中的人物，都是舊識者或竟是自己，其中的行動言語，都是曾聞到見到過的或竟是自己的行動言語。

評價一篇小說，不該因了題材來定區別。因倪煥之中寫着教育的事，說牠是教育小說，原不妥當，因倪煥之中寫着革命的事，就說牠是革命小說，也同樣地不妥當。至於因主人公倪煥之的革命見解不澈底，就說這小說無價值，更不妥當。作家所描寫的是事實，責任但在表現的確否。事實如此，有甚麼話可說呢？作者似深知道了這些，在倪煥之中，通常的所謂事實的有價值與無價值，不會歧視，至少在筆端是不分高下的。試看，他描寫鄉村間的燈會的情況，用力不亞於描寫南京路上的慘案，和革命當時的盛況。倪煥之雖取着革命的題材，而不流於淺薄的宣傳的作物者，其故在此。

只要與作者相識的，誰都知道他是一個中心熱烈而表面冷靜默然寡言笑的人吧。中心熱烈，表而冷靜，這貌似矛盾的二性格是文藝創作上重要素地，因為要熱烈才會有創作的動因，要冷靜才能看得清一切。倪煥之的成功，大半是作者這性格使然，就是這性

格的流露，「文如其人」這句舊話原是對的。

關於倪煥之，茅盾君曾寫過長篇的評論，我的話也原可就此告結束了。不過，作者曾要求我指出作中的疵病，而且要求得很誠切，我爲作者的虛心所動，於第一次閱讀時，在文字上也曾不客氣地貢獻過一二小意見，作者皆欣然承諾，在改排時修改過了。此外，茅盾君所指摘的各節也是我所同感的。這回就重排的清樣重讀，覺得尙有可商量的地方，率性提了出來，供作者和讀者的參攷。

如前所說，文藝徹頭徹尾是表現的事。所謂表現者，意思就是要具體地描寫，一切抽象的敘述和疏說，是不但無益於表現，而反足使表現的全體受害的。作者在作中，隨處有可令人佩服的描寫，很收着表現的效果。隨舉數例來看：

「煥之搶着鋪疊被褥，被褥新漿洗，帶着太陽光的甘味，嗅到時立刻想起爲這些事辛勞的母親，當晚一定要寫封信給她。」（第五六頁）

「在初明的昏黃的電燈光下，他們兩個各自把着一個酒壺，談了一陣，便端起酒

杯呷一口。話題當然脫不了近局；攻戰的情勢，民衆的嚮背，在敘述中間夾雜着議論地談說着。隨後煥之講到了在這地方努力的人，感情漸趨興奮；雖然聲音並不高，卻個個字挾着活躍的力，像平靜的小溪澗中，噴溢着一股滾燙的沸泉。」（第三四二頁）

前者寫遊子初到任地的光景，後者寫革命軍快到時黨人與其舊友在酒樓上談話的情形，都很具體地有生氣。諸如此類的例，一拾卽是。讀者可以隨處自己發見這類有效果的描寫。無論在作者的作品之中，無論在當代文壇上作品之中，倪煥之恐怕要推爲描寫力最旺盛的一篇了吧。

但如果許我吹毛求疵的話，則有數處卻仍流於空泛的疏說的。例如第四零一頁中，寫倪煥之感到幻滅了每日跑酒肆的時候：

「這就皈依到酒的座下來。酒，歡快的人因了牠更增歡快，尋常的人因了牠得到消遣；而煩悶的人也可以因了牠接近安慰與奮興的道路。」

這種文字，我以爲是等於蛇足的東西，不十分會有表現的效果的。最甚的是第二十章。這章述五四後思想界的大勢，幾乎全體是抽象的疏說，覺得於全體甚不調和。不知作者以爲何如？

我的指摘，只是我個人的僻見，即使作者和讀者都承認，也只是表現的技巧上的小問題。至於倪煥之是決不會因此減損其價值的。倪煥之實不愧茅盾君所稱的「扛鼎」的工作。

十八年八月可尊書於滬寓。

吳淞江上，天色完全黑了，濃雲重疊，兩岸田畝及疎落的村屋都消融在黑暗裏。近岸隨處有高高挺立的銀杏樹，西南風一陣陣捲過來湧過來，把落盡了葉的杈杈的樹枝吹動，望去像深黑的鬼影，披散着蓬亂的頭髮。

江面只有一條低篷船，向南行駛。正是逆風，船脣響着汨汨的水聲。後艙兩支櫓，分在兩邊，年青的農家夫婦兩個搖右邊的一支，四十左右一個駝背搖左邊的。天氣很冷，他們搖櫓的手都有棉手籠裹着。大家側轉些頭，眼光從篷頂直望黑暗的前程；手裏的櫓不像風平浪靜時來得輕鬆，每一扳動須用一個肩頭望前一搨，一條腿往下一頓，取以助勢；急風吹來，緊緊裹着頭面，更從衣領往裏鑽，周遍貼着前胸後背。他們一聲不響，只鼻管裏粗

暴地透着氣。

艙裏小桌子上卻點着一支紅燭，風從前頭板門縫鑽進來，火燄時時像落花瓣一樣，灑下來，因此燭身積了好些燭淚。這紅燭的黃光，照見艙裏的一切。靠後壁平舖的板上，疊着被褥，一個、二十五六的人躺在上面。他雖然生長在水鄉，卻似乎犯着先天的暈船病，只消踏上船頭，船身擺了幾擺，便覺胃裏作泛，頭腦也昏暈起來。這一回又碰到逆風，下午一點鐘上船時便橫了下來，直到現在，還不會坐起過。躺着，自然不覺得什麼；近視眼悠閒地，略微閉上，一支捲煙斜插在嘴角裏，一縷青煙只從點着的一頭裊起，可見他並不在那裏吸。他的兩頤有點瘦削，凍得發紅，端正的鼻子，不濃不淡的眉毛，中間加上一副橢圓金絲邊眼鏡，這就頗有青年紳士的風度。

在板床前面，一手倚着小桌子坐的，是一個更爲年輕的青年。他清湛的眼睛凝視着燭燄，正在想自己的前途。但與其說是想，還不如說朦朧地感覺來得適切。他感覺自己煩悶的生活完全過去了，眼前悶坐在小艙裏，行那逆風的水程，就是完篇的結筆。等候着在

前頭的，是志同道合的伴侶，是稱心滿意的事業，是理想與事實的一致；這些是必然的，猶如今夜雖然是狂風陰霾的天氣，但不是明天，便是後天或大後天，總有個笑顏似的可愛的朝晨。

初次經行的生路往往覺得特別長，更兼身體一顛一盪地延續了半天的時光，這坐着的青年不免又感到一陣煩躁；移過眼光望那躺着的同伴問道，「現在應該快到了吧？」雖然煩躁，他的神態依然非常地溫和，率真；濃濃的兩道眉毛蹙緊了些，這是他慣於多想的表徵；飽滿的前額承着燭光發亮，散亂而不覺得粗野的頭髮分披在上面。

「你心焦了，煥之。」那躺着的用兩個指頭燃着嘴裏的捲煙，眼睛慢慢地張開來。「真個不巧，你第一趟走這條路就是逆風。假若是順風的話，張起滿帆來一吹，四點鐘就吹到了。現在——」他說到這裏，略微仰起身，旋轉頭來，閉着一隻眼，一隻眼從艙板縫裏往外張，要想辨認那熟識的沿途的標記。但是除了沿岸幾株深黑的樹影外，只有昏暗一片。他便敲着與後艙相隔的板門問道，「阿士，陶村過了麼？」

「剛剛過哩。」後艙那青年農人回答，聲音裏似乎辨得出他與猛烈的西南風奮鬪的那種忍耐力。

「唔，陶村過了，還有六里路；至多點半鐘可以到了。」那躺着的說着，身子重又躺平；看着手裏的捲煙所賸不多，隨手滅掉；拉起被頭的一角來蓋自己的兩腿。

「再要點半鐘，」煥之望他的同伴的左腕，「現在六點半了吧？到學校要八點了。」那躺着的舉起左腕來端相，又湊到耳朵旁聽了聽，說道，「現在六點半過七分。」

「那末，到學校時，恐怕蔣先生已經回去了。」

「我想不會的。他知道今天是逆風，一定在校裏等着你。他想得你急切呢！今天我去接你，也爲他催促的緣故。不然，等明後天息了風去不好麼？」

煥之有點激動，訥訥然說，「樹伯，我只怕將來會使他失望。不過我願意盡心竭力服務，爲他的好意，也爲自己的興趣。」

「你們兩個頗有點相像，」樹伯斜睨着煥之說。

「什麼？你說的是——」

「我說你們兩個都歡喜理想，這一點頗相像。」

「這由於幹的都是教育事業的緣故。譬如木匠做一張桌子椅子的，用不到理想；或者是泥水匠，他砌牆頭只消把一塊一塊磚頭疊上去，也用不到理想。教育事業是要養成『人』的，——『人』應該把他養成怎樣？『人』應該怎樣把他養成？——這非有理想不可。」

煥之清朗地說着，彷彿連帶代表了蔣先生向一般人宣白。他平時遇見些太不歡喜理想的人，聽到他的自以為不很理想的議論，就說他「天馬行空」，「遠於事實」，這往往使他感到抱了冤屈似的不快。現在樹伯提起了理想的話，雖不是鄙夷他，不禁也說了以上的辯解的話。

「老蔣大約也是這一個意思。」樹伯閉了閉眼，繼續說，「所以我曾經告訴你他做了一篇對於教育的意見的文章。這篇文章就是他的理想。」

「你記得他這篇文章裏怎樣說的？」煥之的眼裏現着熱望的光。

「他起先辨別什麼是『性』，什麼是『習』，又講兒童對於教育的容受與排斥，又講美
育體育的真意義，——啊！記不清楚，二十多張稿紙呢。反正他要請各教員看，尤其巴望
得你的商酌，等一會一登岸，你一定立刻拿着他那份一刻不離身的稿紙了。」

「有這樣熱心的人！煥之感服地說。使懸擬蔣先生的容貌，舉止，性格，癖好，一時復入
於沈思，似乎把捉到一些了，但立即覺得完全茫然。然而無論如何，點半鐘之後，就將會見
這懸擬的人的實體；這樣想時，不免欣慰而且興奮。

風似乎更大了，船頭汨汨的水聲帶着嗚咽的調子；燭燄只往下飄，燭淚直滴，堆在錫
燭臺的底盤裏；船身搖盪也更爲利害，這見得後艙的三個人格外在那裏用力。

樹伯把兩腿蜷起一點，更把蓋着的被頭角揪了一揪，聳聳肩說，「事情往往不能預
料。早先你當了小學教員，不是常常寫信給我，說這是人間唯一乏味事，能得早日脫離爲
幸福？」

「唔，是的。」煥之安頓了心頭的欣慰與興奮，鄭重地答應。

「到現在，相隔不過一二年，你卻說教育裏頭有最好的趣味，情願把牠作終身事業了。」

「似乎曾給你寫信過，煥之現出得意的笑容，「我後來遇到一個同事，他那種忘記了自己，忘記了一切，只知爲兒童服務，只知往兒童的世界鑽去的精神，啊！我說不來，我唯有佩服，唯有羨慕。」

「他便把你厭惡教育事業的心思改變過來了？」

「自然改變過來了。不論什麼事情，當機的觸發本不必特別重大；譬如我歡喜看看哲學的書，只因爲當初曾經用三個銅子從地攤上買了一本希臘三大哲學家，我又嚮往社會主義，只因爲前五年報紙上登載一篇講英國社會黨的文章，而這篇文章剛剛被我看見了。這一個同事給我的就是個觸發。我想：我何必再從別的地方去尋充實滿意的生活呢？這個同事就覺得自己的生活很充實，很滿意，而我正同他一樣的當着教員，難道我不能得到他所得到的報酬麼？能，能，我十分地肯定。觀念一變，什麼都變了，圍在身

邊的學生不復是醜陋可厭的孩子，四角方方的教室不復是生趣索然的牢獄。前天離開那些孩子，想到以後不再同他們作伴了，心裏着實有點難受。」煥之說到這裏，眼皮闔了攏來，追尋那存在記憶裏的甘味。

「那是一株的，」樹伯微笑說。「那邊當教員，這邊也當教員；那邊有學生，這邊也有學生；說不定這邊的學生更可愛呢。」

「我也這樣想。」煥之坐直了身體，精采地望着前方，似乎透過了中艙頭艙的板門，透過了數里濃厚的黑暗，已望見了正去就事的校裏的好些學生。

「像蔣先生這樣，也是不可多得的。」煥之從未來的學生身上想到他們的幸福，因為他們有個對於教育特別感興趣歡喜研究的校長蔣先生，於是這樣感歎說。他共事的校長曾有三個認識的校長，少說點也有一二十個，那裏有對於教育感興趣的呢？研究自然更說不上！他們無非只為喫飯，看教職同蓋卡司員的位置一個樣子。他也相信，任教職為換飯喫，但以爲除了喫飯還該有點別的；若單為喫飯，就老實去謀充蓋卡司員，不該任學